

改革成为提振消费当务之急

—未来十年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改革政策研究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

提高居民消费率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表征。要提高居民消费率,我们需要做好以下两点。首先,界定什么是合理的消费率,了解目前我国距离合理的消费率还有多大偏差。其次,如何提高消费率,以弥补我们偏离合理水平的差距。作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聚焦点,提高居民消费率靠任何单一措施都无法完成,需要经济和社会改革全方位的改革来推动。为此,我们将主要改革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它们给农民和城镇居民消费带来的影响分别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只要能够有效地推进目前已确定了的各项改革,解除现有体制对消费的制约,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是有望达到合理水平的。

我国最终消费率显著偏低

1、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历史变化与结构分析

① 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历史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水平经历了“两上两下”,但总体呈下降态势。大体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81年):从1978年开始经过4年的持续上升,于1981年达到最高点67.1%,比该阶段的最低点1978年的62.1%高5个百分点。这一阶段的上升是由于我国重新审视当时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否定了改革之前的消费压抑政策,通过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政策措施,对改革前在城乡居民生活方面的历史欠账进行消费补偿。

第二个阶段(1982—1995年):最终消费率最高点为1982年的66.5%,比1981年的67.1%低0.6个百分点,1995年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点58.1%,比该阶段的最高点低8.4个百分点,比最高点(1981年)低9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我国的改革步伐加快,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化迈进,并推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出口总量进一步扩大,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的激增带动了国内生产的扩大,投资的收益率比较高,不仅推动了国内投资的快速增长,而且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一时期,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使得最终消费率相应下降。

第三个阶段(1996—2000年):1996—2000年,最终消费率相较于第二阶段有小幅回升,但总体回升幅度不大,总的水平要低于1980年代。2000年最终消费率为62.3%,比1995年上升了4.2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上升了0.7个百分点。1996—1997年,消费率小幅的上升主要是因政府对前期热的投资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使得投资增长出现明显的回落而导致。1997年以后,由于亚洲经济危机、出口萎缩和相对过剩经济提前到来的多重压力,中央政府适时调整主要经济政策目标,采取了一系列如降息、征收利息税等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全方位启动国内市场,使得消费率出现了缓慢上升。

第四阶段是2001—2010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消费率水平持续下滑,屡创新低,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0年的47.4%,下降了14.9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在政府的多项重大改革开始发挥作用,住房和汽车逐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出口的复苏、城市化和重工业化快速发展,虽然社会消费支出绝对值在快速增长,但是却慢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② 剔除“特殊”因素之后我国合理消费率水平

第一,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合理”水平应该比世界平均水平差18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国际数据比较,可以看出:一是来自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高增长国家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7—9个百分点;二是来自外贸出口的影响,“十一五”以来我国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度平均为7%。由于出口拉动的首先是投资,而投资又会带动消费,根据有关测算100元投资最终会带来43元的消费。换句话说,出口下降带来的影响最大的是投资,其次才是消费,比例大约是2:1。剔除其影响,消费率大约上升4个百分点。三是东亚文化,以东亚国家最终消费率低于同阶段国家10个百分点计算。在上述因素中,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外向度的影响已经体现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影响和东亚文化影响之中去了。为了不重复计算,我们不再考虑经济外向度的影响,而其他两个因素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平均影响大约为18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合理”水平应该比世界平均水平差18个百分点左右,现阶段约为60%左右。

第二,我国最终消费率自2003年以来开始与合理水平出现明显偏差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绝大多数时期内都处于合理水平之上,只是自2003年以来才明显而且迅速地偏离了合理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可比差距”由2003年的3个百分点快速扩大为2010年12个百分点了。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2003年以来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支出法)的占比过大,简单测算这一因素导致消费率下降约2个百分点。

第二个因素是2003年以来房地产

均水平的差距则由前一阶段的10.5个百分点扩大到21.3个百分点。

② 我国最终消费率低于同样发展阶段国家水平

表2中列举了中国、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菲律宾、泰国和哥伦比亚等六国在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时的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情况。从中可见,除中国外,其它五国消费率平均为58.33%,中国在此阶段的消费率比其它五国的平均消费率低近17个百分点,其中与最高水平的哥伦比亚相比低21.3个百分点,与最低水平的印度尼西亚相比低12个百分点。可见,即使与中国人均GDP大致相似的国家相比,中国消费率也明显偏低。

3、我国的合理消费率水平研究

① 影响各国最终消费率的一些特殊“因素”分析

进一步分析国际数据,可以发现以下因素对各国最终消费率会产生一些规律性影响。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

表3把1971~2003年间82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平均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进行排序,并计算不同经济增长区间内所有国家消费率的均值。结果显示,当经济增长速度高于6%以上之后,消费率明显偏低。

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在构成GDP的三大需求中,出口和投资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波动性较强,而消费由于惯性的作用相对保持平稳,消费者不会随经济增长变化立即轻易改变其消费行为,因此,当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消费率有下降倾向,投资率往往上升。

第二,经济外向度

最终消费率水平明显受经济的外向度影响,这一影响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净出口越大,最终消费率越低;反之亦然。二是较高外向程度意味着进出口方面“大进大出”,而大量出口需要有足够的生产能力,资本形成,相对而言投资率要更高;三是出口量较大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较快,按照前面的分析,消费率往往较低。

第三,东亚文化

近三十年东亚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低于其他类型国家3~7个百分点,而东亚地区的最终消费率低于其他类型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比如,日本作为西方7国中唯一的东亚国家,消费率低于其他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类似地,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同属中上收入经济体,但是,拉美三国消费率基本维持在75%~80%左右,而东亚两国则基本维持在60%~70%之间。不仅如此,已是高收入经济体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消费率也在60%~70%间波动。

② 剔除“特殊”因素之后我国合理消费率水平

第一,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合理”水平应该比世界平均水平差18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国际数据比较,可以看出:一是来自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高增长国家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7—9个百分点;二是来自外贸出口的影响,“十一五”以来我国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度平均为7%。由于出口拉动的首先是投资,而投资又会带动消费,根据有关测算100元投资最终会带来43元的消费。换句话说,出口下降带来的影响最大的是投资,其次才是消费,比例大约是2:1。剔除其影响,消费率大约上升4个百分点。三是东亚文化,以东亚国家最终消费率低于同阶段国家10个百分点计算。在上述因素中,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外向度的影响已经体现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影响和东亚文化影响之中去了。为了不重复计算,我们不再考虑经济外向度的影响,而其他两个因素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平均影响大约为18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合理”水平应该比世界平均水平差18个百分点左右,现阶段约为60%左右。

第二,我国最终消费率自2003年以来开始与合理水平出现明显偏差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绝大多数时期内都处于合理水平之上,只是自2003年以来才明显而且迅速地偏离了合理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可比差距”由2003年的3个百分点快速扩大为2010年12个百分点了。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2003年以来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支出法)的占比过大,简单测算这一因素导致消费率下降约2个百分点。

第二个因素是2003年以来房地产

迅速发展,居民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被用于购买住宅。由于居民购房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至少持续十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购房支出对最终消费的累计影响会迅速增大。

上述两个因素中,出口带来的影响是合理的,而由于住宅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则相反。总结起来说,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合理水平大约为58%,实际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其中2个百分点为住宅价格快速增长带来的。

4、在基准情景下,即使到了2020年我国消费率距离合理水平依然相差甚远

1、基准情景假设

从发展起点和发展条件看,从现在起到2020年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加速起飞阶段中发展速度较快、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的时期。预测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趋势,需要做出不同的假定。在情景模拟中,首先,外生设定了人口、城市化进程,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等因素;其次,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研究中设定了有偏向性的技术进步,通过调整投入产出系数考虑了一般情况下技术进步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力用。

我们假设,未来十年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不出大的震荡,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平稳推进,投资增长高位稳定;人民币汇率持续小幅升值,出口增速高位平稳回落,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活动持续推进,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支持制造业创新升级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城乡间、地区间的体制藩篱进一步清除,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流动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劳动就业市场逐步规范;扩大就业和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完善和落实;政府职能积极转变,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协调推进,社会保障总

体稳定;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趋于完善;在买方市场环境下,竞争规则不断健全,市场秩序更加规范,交易成本逐步降低,竞争活动对企业生产节约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资源价格体系基本理顺,节能环保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效果日益明显;竞争对节约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提升,以及资源环境使用成本的较快提高,将推动高要素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和低技术含量的“三高一低”经济增长方式较快转变,在此基础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稳步提高。

2、2020年消费率预测

在以上情景设定下,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未来国内需求潜力很大,物质技术基础比较雄厚,资金、技术、劳动力供给条件较好,将支持产出持续较快增长。竞争不断强化和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将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产业分工和市场细分化发展。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比较活跃,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较快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较快转移。资源环境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方面会提高产品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促进节能环保技术发展。消费、投资、出口增长趋稳,以及资源环境方面的市场准入标准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减慢经济增长速度。

按照以上中国经济发展最可能的情景设定,预计2010—201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左右;预计2015—202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基于目前的政策体系,预计2015年我国资本形成率仍维持在49%的高位,净出口率下降至1%左右,而消费率略有上升,大致在50%左右;2020年我国资本形成率略有下降,维持在46.5%的高位,净出口率下降至0附近,而消费率开始上升,大致在53.5%左右。

如上分析,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即使到2020年,我国消费率距离60%的合理水平依然有一定距离。

表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消费率(%)

	最终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	农村居民消费率	城镇居民消费率	政府消费率
1978	62.1	48.8	30.3	18.5	13.3
1979	64.4	49.2	30.7	18.5	15.2
1980	65.5	50.8	30.7	20.1	14.7
1981	67.1	52.5	32.0	20.5	14.6
1982	66.5	51.9	32.0	19.9	14.6
1983	66.4	52.0	32.3	19.7	14.4
1984	65.8	50.8	31.4	19.4	15.0
1985	66	51.7	31.0	20.7	14.3
1986	64.9	50.4	29.1	21.3	14.5
1987	63.6	49.9	28.0	22.0	13.7
1988	63.9	51.1	27.1	24.0	12.8
1989	64.5	50.9	26.3	24.6	13.6
1990	62.5	48.9	24.2	24.6	13.6
1991	62.4	47.5	22.5	25.0	14.9
1992	62.4	47.2	21.2	26.0	15.2
1993	59.3	44.4	18.6	25.8	14.9
1994	58.2	43.5	17.7	25.8	14.7
1995	58.1	44.9	17.8	27.0	13.2
1996	59.2	45.8	18.8	27.0	13.4
1997	59	45.3	17.9	27.4	13.7
1998	59.6	45.3	16.7	28.6	14.3
1999	61.1	46.0	16.0	30.0	15.1
2000	62.3	46.4	15.3	31.1	15.9
2001	61.4	45.4	14.5	30.9	16.0
2002	59.6	44.0	13.5	30.5	15.6
2003	56.9	42.2	11.9	30.3	14.7
2004	54.4	40.5	11.0	29.5	13.9
2005	52.9	38.8	10.4	28.4	14.1
2006	50.7	37.0	9.6	27.4	13.7
2007	49.5	36.0	9.1	26.9	13.5
2008	48.4	35.1	8.7	26.4	13.3
2009	48.2	35.0	8.4	26.8	13.2
2010	47.4	33.8			13.6

表2:GDP1000美元左右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国际比较

国家	年份	人均GDP	投资率(%)	消费率(%)
中国	2001	1042	36.5	61.4
印度尼西亚	1995	1042	28.43	69.41
玻利维亚	1976	1041	32.21	74.42
菲律宾	1976	1034	26.33	73.06